

圣诞三原色

AllenIL

红

我永远忘不了那年的圣诞节。那天下午我正在参与一场质询，对象是一个妓女，她在十月份左右被查出患有艾滋病。据她所说，她在老家呆了两个月之后又回来接着从事卖淫工作。她最终支支吾吾的交代了近两天接客的次数以及使用安全套的情况。就在这时候我们接到消息说附近的高中里发生了一起极端恶性事件，要我们立刻赶往那边控制局面。报警的人似乎受到很大程度的惊吓，除了“死人了”能听得明白，别的描述都过于混乱。说起来，十几年前我就读的正是这所学校。那时这所学校还没有和隔壁的职业中学合并，也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。高中的某天晚上我在校门口的书店向老板（二十多岁的一位女性）订书时，一个留着夸张发型的男人从外面冲了进来，后面紧跟着三四个提着砍刀的人。他们在书架间周旋了一阵，又冲了出去，剩下我和老板呆立在原地。

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没有控制场面的必要了。我是说，嫌犯（看上去不像是高中生，应该有二十岁出头了）安静的坐在那具尸体上，也没有围观的学生。那个人的确是死了，没什么确认的必要。他的喉管被整个扯断，颈动脉里喷出的血在白色墙壁上划出一个感叹号。我们向老师了解情况：这人，同一旁的几个人，包括地上躺着的那个都是几年前毕业的同班同学，今天一同回校来看望老师。事发突然而毫无预兆。几人本来在办公室内跟老师聊天，死者大概是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（已经没人想得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，看来只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），行凶者也只是以开玩笑的语气要他闭嘴。从结果来看，他是没有闭嘴的，并且行凶者也不是在开玩笑。他们说（其他的几个学生和在场的老师）他“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把他的喉咙割开了”，之后把他扑倒在地，把他的脖子咬得面目全非。据说他吞下去一些死者的尸块。

我没有放松警惕，仍注意着他。在我们询问他的同学、老师时，他就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，紧盯着地上那一滩血。血迹流到地面瓷砖的边缘就停住，然后滑入两块地砖间的接缝中。我看了他一阵，也有些出神。也许我是被这种看上去绝无发生可能的场面冲击到了。直到队长喊了我一声，要我们把人带回去。我朝那个人走过去。就快要走到他跟前时，他慢慢站了起来，动作幅度很小的对着我点了点头。他手里看上去什么武器也没有，指甲缝里渗着已经凝结的血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跟着我们走了。实际上，他走在我前面自己上了警车。在上车前他忽然停下了，从袖管里抖落出一把小刀，递给了队长。队长把这把刀交给我，想来他是用它割开了那个人的脖子。这把刀是竹制的，刀长不过几厘米，做工相当精细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刀具。

车上没有人说话。连简单的盘问都没有。城市的嘈杂声听得人心里发毛，车流声、鸣笛声、风声、鸟叫声、行人大喊大叫的声音，还有这些声音都暂时停下后更难

以让人忍受的寂静——比前面的那些动静更惹人烦躁。这是所谓的“大音希声”，我想。那把小刀过分轻巧而趁手，我几乎忘记手里攥着它。

我们行过一条开满酒吧的街道。白天这里相当冷清，道旁流淌着从店内倒出来的漏水，隔不多远就有一滩呕吐物。恰好在这时候那个年轻人大哭起来：先是一声驴嘶似的嚎哭，接着他用手掩住双眼，手上已经干掉的血印蹭到他脸上，把泪水染成淡红色。他呕吐起来，鼻子上挂着粘稠的黄色呕吐物。在地上那滩呕吐物里躺着一节小指。

这天晚上我又回到学校门口。大概是晚上七点半。那家书店还开着，那个老板也还在柜台旁坐着。我先到一旁的便利店买了一包细支香烟，我已经戒烟多年，不过我记得那个老板吸烟。我走进去，递给她一支烟，告诉她我十几年前曾在这里上学。她笑着开始讲从前的事情。她说二十年前她还是个姑娘，在这里开了这家书店。有天晚上闯进来几个混混，前面的人跑，后面的人拿着刀追，从书架那头追到这头，又从这头跑到那头，跑了几圈才出去，吓得她靠在墙边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说我现在当警察，今天下午学校里死了人。她一脸惊讶，是学生吗？不是，几年前就已经毕业了。

在路上我想起一个医生朋友和我说过曾经有几个“街娃”半夜抬着一个伤者冲进他诊所里，求他救救那个人。那个人看上去也不过十几岁，大腿后侧被砍了一刀，送来时已经用衣服扎着，但血仍不断往外涌，不多久就死了。我开车去接女友下班，副驾上放着一棵撒了香水的圣诞树。

她把圣诞树放到后座，坐在副驾上。我们准备去朋友的烧烤派对，之后就在那边找家旅馆过夜。那天晚上我一点也不饿，倒是喝了很多热红酒。我应该是有些醉了。我们围着火堆唱 John Lennon 的 Happy Xmas。女友靠在我身上，我右边衣服口袋里有什么硌着她。她问我这是什么，我伸手把它拿出来。这把刀怎么现在还在我身上？我应该已经把它留作证据了才对。但也不用担心太多，案件没什么疑问，监控录像也完备，明天把它带回所里就好。我说这应该是证物，今下午我以前的高中里死人了。她一脸惊讶，是学生吗？不是，几年前就已经毕业了。哦，她说，真吓人。